

# 戏曲服装程式化体系在当代电影中的适应性改良研究

赵梦昕

郑州师范学院 河南郑州 450000

**摘要:** 戏曲服装属于中国传统戏剧艺术的关键部分,它凭借程式化特征里的色彩寓意,纹饰等级,形制标准以及着装规范,塑造起独有的视觉叙事体系。在当下的电影创作实践当中,这种程式化特性常常遭遇传统符号和现代审美观念之间的矛盾,进而引发叙事逻辑方面的难题,鉴于这种情况,本文选取《霸王别姬》、《影》、《智取威虎山》这些经典影片作为研究对象,探究它们在电影领域完成创新性转化的具体途径。本研究以“戏曲服装的适应性改良”作为核心研究课题,主要研究目的是探讨在保留传统戏曲服装的程式化的基础特征之下,能否与现代电影的叙事方式相融合,对当下电影创作领域中的戏曲服装的改良研究具体路径以及实践价值做了详细论述。

**关键词:** 当代电影;戏曲服装程式化体系;视觉叙事应用

## 引言:

戏曲服装作为传递中华传统文化审美意蕴及社会伦理价值的关键载体,经过漫长发展时期,形成了一套由“衣必有意,纹必吉祥”所构成的文化符号系统。就从色彩维度来讲,红色体现忠诚勇敢,黑色包含刚毅坚定,白色暗藏奸诈狡猾,而在纹饰方面看,龙纹代表皇家权威,凤纹反映后妃地位,缠枝纹映射民间信仰,再从形制层面来看,蟒袍体现贵族气质,褶子展现简约风格,而靠旗就表明武将身份,如此凝练的视觉表达依靠服装着装规则得以实现“观其服而知其性”的效果,进而成为戏曲美学“写意传神”理念的具体化表现载体。

## 1. 戏曲服装程式化体系的核心要素及其叙事功能探究

当代电影对于戏曲服装元素的运用并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全球化背景之下民族文化身份建构的一种重要途径,电影作为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其对传统符号的强化民族认同需求的趋势愈发明显,戏曲服装具有程式化的特性,在表现形式上与现代电影“类型化叙事”的理念存在契合之处,能够有效地构建起观众的认知框架。戏曲服装的程式化特性既表现为外在形态的稳定统一,又构建起具有多种视觉叙事功能的系统化符号体系,“符号规范性”与“表现灵活性”的辩证统一,是这一系统的基本特征<sup>[1]</sup>。

### 1.1 色彩象征:情感与身份的直观表达

戏曲服装色彩运用蕴含深厚“以色表意”文化传统,形成独特象征性视觉系统,红色往往象征忠义刚烈,关羽大

多红脸绿袍,白色常用来表现奸诈狡猾,曹操经常白色蟒袍出场,黑色代表刚毅勇武,包拯多穿黑色蟒袍,黄色突出帝王贵族身份地位,彰显至高无上权威,这些色彩不是简单现实世界再现,而是经过长时间积淀审美符号,利于观众迅速掌握角色性格特点及其背后文化内涵。

### 1.2 纹样等级:社会秩序的微观体现

戏曲服装纹样是社会阶层区分的主要视觉符号,它遵照“纹样对应”的美学规则,龙纹(五爪代表皇帝,四爪表示皇室成员),凤纹(专属皇后),仙鹤纹(文官一品标志),麒麟纹等图案,准确地对应了封建社会的权力体系,普通角色常常选用素色或者简化了的花卉纹饰,表现出“尊卑有序”的伦理准则,这些纹样的等级属性,实际上就是传统社会结构在服装领域的具体表现形式,依靠视觉上的差异,观众对角色身份的认知与分辨能力得以加强。

### 1.3 形制规范:角色类型定位的准确性探讨

戏曲服装设计坚持“依行设服”,角色身份和性格特征共同塑造审美体系,“蟒袍”为帝王将相专属,圆领宽袖加上繁杂纹样表现出尊贵身份,“褶子”适合文人或普通百姓,简朴风格流露出儒雅风范,刺绣图案映照文人道徳追求,“靠”是武将形象关键标识,凭借甲片叠加和背旗装饰显示英武气概,这些服装形式与脸谱、身段表演相互配合,角色辨识度得到加强,叙事表现力和艺术感染力也得到提升。

### 1.4 穿戴规则:虚拟叙事逻辑一致性探究

戏曲服装在展现人物特征与剧情发展时,特别看重损

坏之后的细致修复工作,旦角常常选用“帔”配上“云肩”,生角大多采用“箭衣”搭配“鸾带”,这些传统规矩既符合视觉上的审美要求,也适应舞台表演中的虚拟动作表现,武将“靠”上飘带的设计加强了武戏的节奏感,水袖的灵活运用也有助于加深情感传递,服装与动作的程式化结合,共同形成了戏曲艺术特有的“写意”叙事风格<sup>[2]</sup>。

## 2. 当代电影借鉴戏曲服装程式化体系的困境研究

电影对戏曲服装的借鉴,本质上就是一种“符号化表达”的固有属性,因为戏曲和电影本身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在实际的转化过程中也碰到了很多现实性的阻碍:

### 2.1 “夸张性”与“写实性”矛盾冲突的分析

戏曲服装设计以远距离视觉传递为核心,通过夸张“靠”这类服装的视觉特征,再配合长水袖的设计,能让观众快速识别角色身份。但在电影特写镜头中,这种程式化设计面临媒介适配矛盾:电影服装需服务叙事真实感,而戏曲服装的繁复装饰易造成视觉干扰。例如戏曲“靠”衣通过纹样、靠旗等符号实现程式化表达,而电影战争场景要求服装符合历史实用性,过度装饰会导致叙事逻辑割裂,削弱剧情连贯性。两种艺术形式的服装设计逻辑差异,本质是舞台象征主义与影视写实主义的冲突。

### 2.2 “象征性”和“心理化”的矛盾联系

传统戏曲服装以固定象征符号(如红忠白奸)快速传递角色特质,但难以满足现代电影对人物立体化、动态化的塑造需求。电影角色心理常随剧情多维变化,单一符号无法承载其复杂内涵。在电影《霸王别姬》中,程蝶衣的心理变化无法用一种服装符号来表述,在电影《影》中,境州的身份隐喻打破了程式化的服装设计,在电影中运用了多种叙事方法,来表达深层含义。

### 2.3 “固定性”与“场景适配性”的分离表现

戏曲服装设计经常超越某个场景的局限,这种设计更多地依靠服装符号传达身份信息,例如在宫廷或者战争场景里,帝王形象大多通过蟒袍来体现其尊贵地位;传统戏曲中使用的“夜行衣”一般为黑色短装,成为夜色中的行动标识符号。这些设计的运用,往往不拘泥于场景的现实逻辑框架。

电影创作由于宏大时空、多样场景等特性要求对服装设计的适应性与灵活性,要在角色身份与空间环境间达到平衡。以戏曲电影《白蛇传·情》为例,白素贞的服装设计巧

妙化解了程式化与场景适配的矛盾。日常场景中,素白长裙配淡粉披帛,延续戏曲服装温婉符号;“水漫金山”时,加宽裙摆配合特效营造动态感,反光丝线呼应水幕光影,既保留角色风格,又增强奇幻场景的视觉张力,实现传统程式与电影叙事的有机融合。

戏曲服装的符号化特征和电影服装的场景适配性,实际上反映了两种艺术形式在美学追求上的根本区别:戏曲服装重在“意”,电影服装重在“境”。

## 3. 当代电影中戏曲服装程式化改良研究

电影创作方面的高端人才常常采用“保留主要要素,革新表现形式”的方法,把戏曲服装的程式化特点同电影叙述艺术结合起来,这种融合可以被有条理地划分成若干重要阶段:

### 3.1 符号保留:戏曲服装影视化的简约创新

传统戏曲服装由于其包含着多重复杂的图腾符号系统(如蟒袍上的龙纹、海水江崖纹、云纹等),在影视化改编时往往会造成观众的认知困扰,为了更好的解决这一问题,可以采用“简约化”的设计思想,着重提取其中主要的象征性图案,去除一些繁杂的装饰性细节,使现代人能够更加迅速的获取文化信息,形成独特的审美认知体系<sup>[3]</sup>。

张艺谋导演的电影《影》在服装设计方面具有显著的创新性特征,在剧中“境州”这一角色的造型上,其灵感来源于戏曲中的“靠”,并且结合现代审美加以重新创造,把传统的立体盔甲转化为平面刺绣结构,而且删去了那些繁琐的背旗以及水袖等装饰,整体采用黑白水墨风格来统一色调。这种设计既保留了“靠”所象征的武将身份这一核心符号,又通过黑白渐变的水墨质感,呼应境州在权谋博弈中“亦真亦假、身不由己”的复杂心理——当他作为影子模仿主人时,服装的黑白交融暗示其身份的模糊性;当他在战场厮杀时,水墨的凌厉笔触又强化了武将的勇武,打破了戏曲中“靠”仅象征单一武将身份的局限,让服装符号随角色心理变化产生多义性,巧妙化解了“象征性”与“心理化”的矛盾,既突出了“武将”文化背后蕴含的深层次内涵,又利用水墨艺术加强了视觉上的冲击效果,打破了传统舞台剧那种过分夸张的表现手法,从而使得视觉呈现与叙事主题达到了高度一致。

符号化设计重点是加强主题意蕴表达,在色彩应用上,按照“红色寓意忠贞刚正,白色象征狡猾阴险”这种文化含

义,利用降低饱和度的方法,让色彩符合电影场景光线变化需求,纹样选取时用局部具象化手段(凤尾,龙鳞之类),不用全幅图案形式,造型设计里突出轮廓线特点(蟒袍宽袖之类的细节),而且通过恰当比例关系来改进视觉效果。

### 3.2 镜头协同:通过重构视觉节奏增强叙事功能

戏曲服装所蕴含的文化意蕴需要舞台表演来阐释,电影则通过镜头语言(景别转换、构图设计、光影运用等)来重新建构视觉节奏,把静态的服装元素变成推动叙事发展的重要因素。

陈凯歌导演的电影《霸王别姬》里,程蝶衣第一次登台扮演虞姬的时候,服装的设计依照中国传统戏曲美学规范,巧妙地把鱼鳞甲,凤冠,水袖这些经典元素融合起来,影片利用“近景—特写—全景”的镜头语言,近景着重于程蝶衣的手部动作以及水袖的细微摆动,特写深入到凤冠上珍珠的动态变化,全景则表现出她同舞台背景的和谐统一,这种叙事方法凭借戏曲服装的“程式化”特点,把服装变成程蝶衣内心世界的隐喻表达,既充实了象征意义,又有效地推进了人物形象的塑造进程<sup>[4]</sup>。

光影艺术能加强服装文化内涵的表现力,在传统戏曲服装语境里,白色有着多种象征意义,素色往往被看作简约又高雅的体现,孝服里的白色蕴含着悼念亡者的感情,武生所穿的白色靠和箭衣表现出他的英武气质,脸谱中的白色常常表示负面形象或者特定角色的属性。而电影服装艺术依靠革新性表现冲破这种传统美学固有框架,在《智取威虎山》里“座山雕”这个角色的形象设计把白色皮裘当作视觉核心,借助雪景逆光与深色背景的强烈反差,既加深了角色的象征意义,又凭借光影变化展现出丰富艺术张力,使得白色从戏曲中相对固定的符号,升华为塑造人物形象和推动剧情发展的叙事媒介,凸显出现代电影服装在光影叙事方面的独特价值。

### 3.3 材料创新:融合现代工艺,开辟表达维度新途径

传统戏曲服装的绸缎、刺绣等元素,与现代新型材料(化纤织物、反光纤维以及3D打印组件之类)的紧密结合,冲破了传统刺绣在物理属性方面所固有的局限性,给程式化符号的视觉表现赋予了更为丰富而立体的展现途径。

在非戏曲电影中,戏曲服装元素的运用更注重符号意象化表达。如《神探蒲松龄》中“聂小倩”的服装,将戏曲旦角水袖与披帛元素,以半透明欧根纱替代丝绸,并通过数码印花将缠枝纹转化为渐变图案。欧根纱在夜间场景的高

透光性与光影结合,既保留戏曲水袖的飘逸神韵,又契合奇幻氛围,体现“取神变形”的改良思路,为程式化元素在电影中的应用提供范例。

## 4. 传统符号活态传承:适应性改良的价值及其边界探讨

当代电影对戏曲服装程式化体系的创新性重构,已经冲破传统美学框架的局限,渐渐成为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典型操作模式。

### 4.1 文化认同:从“符号展示”到“精神共鸣”的转变

改良型戏曲服装已冲破传统“文化标本”的既有框架,慢慢变成现代受众达成情感共鸣的关键载体,拿电影《影》里的水墨风格服装来说,虽然形式上淡化了戏曲符号的直接显现,不过通过“阴阳相生”理念(黑白对照,虚实交错等等),深入阐述了戏曲“写意”美学的要点,这种深层的文化内涵不是简单地模仿形式,而是准确传达出传统文化的精神核心,使文化认同就从表面认识升华为深层次的情感共鸣。

### 4.2 叙事赋能:传统符号助力当代表达

戏曲服装程式化符号的改良,其核心价值在于推动传统元素从“行当分类工具”向“心理叙事媒介”的转型。《霸王别姬》程蝶衣形象由完整走向残缺的改变,既反映了他个人命运的起落轨迹,又暗含着传统戏曲艺术在现代文化语境里渐渐衰落的发展历程,这种把服装符号同剧情发展、主题意蕴结合起来的设计思路,冲破了单纯技术方面的局限,变成推动情节向前发展的关键力量之一。

### 4.3 原真为基:形式革新守护文化内核

核心是坚持“原真性”的本质属性,过度简化会导致文化内涵的流失,如果把龙纹换成普通的蛇纹,皇权象征的意义就会大打折扣,随使用红色给反派角色搭配衣服,也会破坏戏曲色彩体系所承载的伦理规范。在戏曲艺术创新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在对传统文化有充分认知的基础上,在形式的革新与精神的传承中找到平衡点,虽然形式可以适当变化,但文化符号的价值不能被削减或篡改。

## 5. 结论

当代电影中戏曲服装程式化创新实践,深刻体现出“传统与现代”融合发展的内在规律,既要保持戏曲服装程式化艺术的本质特性与文化象征体系,又要冲破固有形式的约束,以契合电影叙事需求为宗旨,通过简化符号表现,改良视觉呈现效果,动态调整设计理念,更新材料应用等途径,把戏曲服装所蕴含的文化内涵融入现代语境,做到传承与更

新的和谐统一，促使传统艺术形式在当下语境中实现创新发展，进而达到可持续发展的“薪火相传”目的。

**参考文献：**

[1] 赵梦昕. 从舞台到银幕：戏曲服装在电影中的夸张与美化 [J]. 染整技术, 2025, 47(04): 84-86.

[2] 何佳溪. 张艺谋电影创作中戏曲符号研究 [D]. 河南大学, 2024.

[3] 于佳鑫. 电影镜头下的戏曲服装设计 [D]. 中国戏曲学院, 2023.

[4] 张钧毅. 探究“古典诗意纹样”在戏曲服装设计中的应用 [D]. 中国戏曲学院, 2023.

**作者简介：**赵梦昕（1988.02），女，汉，郑州荥阳人，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艺术学。